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至十三下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事臣龔敬身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告子章句下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其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其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疎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其四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其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其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其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

下其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其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其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其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其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其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其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其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凡此十六章合上卷共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注荅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

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音義 任張音壬親迎張魚慶切下同難乃旦切卷末可難同於丁張並音烏歎辭也斷句揣初委切奚翅張云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切紾張音軫又徒展切摟音婁後章同

疏 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任國之人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為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為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禮則不得其妻不行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行親迎之禮乎任人意又以為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

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户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為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應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鄒國以任人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至則將摟之乎孟子見廬子不能答此言而乃歎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為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鋭峯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金重於羽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揣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過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喻之何啻食為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何啻色為重也如此是猶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疊一車之毛羽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為不以禮食則飢而死則任人

誰不以食為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為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紾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紾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將可以紾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為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子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如謂隣家也然而隣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未嫁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

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注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注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

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注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

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若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音義以長之長張如字丁張如字雛士于切丁作疋雛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

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後長之長張丈切下先長年長長君皆同之行之行下孟切下堯行桀行之行循行身行過行皆同見音現下享見見顏見於皆同較音角

疏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孟子荅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是桀而已矣孟子荅之曰何有於此言之謂乎言非論身長短之謂也所以為堯舜者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舉任一匹雛之小是則為無筋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十鈞之重則為有筋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

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舉勝一匹雛之小而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力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悌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悌順夫徐緩而行者豈凡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孝弟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淫虐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桀詭僻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

蓋謂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十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而閧闢曹交之蔽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凡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悦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巳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巳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達矣音義弁音盤下同為詩之為丁云為

猶解說也關丁張並音彎射食亦切下同重直用切邶音佩磯音機墐音僅丁云路旁冢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齊人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有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孟子又問公孫丑以謂高子何以言為小人之詩曰怨公孫丑又荅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又至為詩也固陋也高子老孟子稱曰叟蓋叟長老之稱也孟子曰陋哉高叟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今且託以有人於此是為越南蠻人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己見之則但談笑而道之也此無他是與越人疏也其兄如被人彎弓而射之則己見之必垂涕淚號泣而道之此無他是與兄為親也小弁之詩其辭有怨是親親之故也親親仁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誚高子不達詩人之意

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孝子之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邶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為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觀之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已為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慕之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懟其親也是謂父母不可以磯激之者也蓋親之過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讒言疏太子宜臼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為太子之傅作焉而著父之過為大者也親之過小者以其先王制禮夫死妻稺子幼然後其妻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稺齒子幼者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嫁是以凱風美孝子以著母之過為小者也故曰益疏其親而不怨慕之者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不可激之者是亦不孝者也云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

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又引孔子有云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之年尚能慕親矣孟子又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能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矣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臼者也以此推之則伯奇宜臼也故小弁之詩注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取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莫慰母心者注云慰安也言有子七人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者注云墐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兕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

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壟者言其心所不忍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注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注牼曰我將為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

則其國從而亡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音義牼口莖切說而之說音稅下皆同為于偽切下為其為人自為為湯城為之皆同樂音洛下樂關樂賢安樂皆同疏正義

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宋國之人姓宋名牼孟子尊老之曰先生宋牼將欲往楚國孟子相逢於石丘之地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搆兵至我將有遇焉宋牼答孟子曰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又見秦王說而罷之秦楚二王我將有所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至將何如孟子敬宋牼故自稱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指意說之將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孟子又答之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悅於利是必罷三軍之衆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之衆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利也為人臣者苟懷抱其利以

奉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皆以利相接待然而不身亡者未之有也言必亡其身矣先生將以仁義之道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從仁義而罷去三軍之衆也如此是三軍之士卒樂罷兵而悅從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待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牼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牼宋人名牼○正義曰案荀卿非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銒也楊倞云宋銒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銒同口莖反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注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荅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荅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

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遥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禮答而不見之也音義

間音閒相息亮切下為相相得皆同與音餘下得與同隙去逆切造七到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鄒國季任為任國居守者也以其任國之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居守其國也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

子受而不答孟子為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下邑儲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答他日由鄒之任至不見儲子言孟子與日自鄒之任國乃見其季子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至為相與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見與不見故喜而言曰連於今日得閒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子曰夫子往任國乃見季子往齊國乃不見儲子是為其儲子為齊相故欲輕之歟曰非也至為其不成享也孟子答之曰非為其為相故不見而輕之耳以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享也是以我不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我所以受之幣而不見答也屋廬子悅至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故聞孟子言而喜悅或人見屋廬子故問之曰此洛誥云是何之謂屋廬子答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親至鄒國見孟

子故但以幣交孟子孟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以不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其不尊賢者也是所謂儀不及物為不成享也孟子所以之齊故不見而答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此洛誥之篇也孔安國云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

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

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注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歟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濵於

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綿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綿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

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注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音

義髡音坤惡烏路切下所惡惡為皆同汙烏路切趨張讀如趣言其趣向正道無異也下注同繆音穆下注秦繆同華胡化切注同稅音脫注同以為為內下為字于偽切下為無為君為魯一戰為君為惡為之為人奚為皆同膊炙普各切下之石切疏正義曰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齊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卿之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人固肯如是乎髡之意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以其上無以輔佐君而治國下無以惠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至其趣一也者孟子乃答曰居臣下之位不肯以賢而奉

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者是伊尹也所謂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是矣不恥惡汙君不辭小官者謂柳下惠也所謂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此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一者何也髠又問孟子所謂其趨一者是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又答曰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柳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和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我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答淳于髠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至無益於國也髠又問魯繆公之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泄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甚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是賢者無

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何可得歟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歟故曰削何可得歟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繆公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說於萬章首卷之未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曰往日衛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河西之人皆善謳齊之善歌詠者綿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皆能善歌凡此是皆以謳相尚故然也齊之二大夫華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而皆效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賢者也有賢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

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司寇至衆人固不識也孟子又荅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且不至孔子孔子遂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他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當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備所以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也孟子言此者又有以譏誚髡也意謂吾之去齊是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注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注髡曰魯繆公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

者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檀弓云子柳鄭注云子柳魯敬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人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是也

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棄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殖華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注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注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魯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屯屯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膰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考證

人皆可以為堯舜章匠雖○臣宗楷按曲禮云庶人之贄匹注讀為鶩又雜識云檀弓以匹為鶩蓋家鳧之類注解作小雛是匹訓為疋字也音義云考訓詁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然則直宜作鶩庶一與匹語意亦不複耳

疏姓曹名交○臣邦綏按曹國名非姓也交為曹君之弟故以國係之曹自姬姓之國此云曹姓誤也又

此句下監本衍然字今删

又疏口誦桀詭僻之言○僻監本訛懦今改正

小弁章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節注是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監本脱矣字今從閣本增入

疏其凡如被人彎弓而射之○臣齊𠅘按經文兩言彎弓而射之之字應是指有人於此之人疏中俱解作被人射之語意似不合

又疏盖親之過大者○盖監本訛是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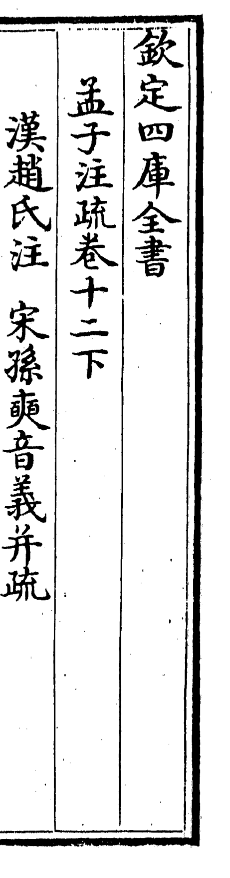
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疏以此推之則伯奇宜臼也

○臣邦綏按琴操有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所

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與幽王廢宜臼事相類今

趙注以小弁為伯奇之詩疏即以宜臼為伯奇似誤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告子章句下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

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
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
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
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
廵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

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强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慈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廢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

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隣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

曰罪人也音義辟音闢下辟土地同掊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斂所洽切糴音狄于好呼報切下好戰好善皆同長君張丈切丁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文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至助不給已說在惠王篇言入其疆謂古天子行巡守之禮巡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又能養其耆老尊敬賢者有俊傑之才能在位行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

人惟以掊克多取聚斂之臣在其位以殘民如此則有責讓不特責讓之又其一不朝覲述所職則貶損其爵至二不朝則削減其土地以至三不朝則命六師以移易其位也以其不能保安社稷也是故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擅自專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者也特牽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强制諸侯懼其未盡從已也以是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葵

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彰明有德者也其三命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當無忘忽其賓客羇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不得兼攝其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羣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穀糴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告

之曰凡我同會盟之人自今日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好無更搆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人者也蓋自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啟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註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諸侯於鄄周惠王二十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五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

九年而已宋襄公玆父自周襄王二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報殽敗於汪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楚莊王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午二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矣云夏禹商湯周文已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人也○正義曰云與諸侯會於葵丘案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輙拒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弒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

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羇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羇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有孫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誚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怨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鞫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矣柰何據其下文曰遏糴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畝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無障谷會諸侯於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羊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

谷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
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
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
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
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
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
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注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

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恱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慎子名不恱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

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音義滑丁張並音骨釐力之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懐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鬬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鬬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殘害其民者不容于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但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不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所不識也慎子見孟子此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

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自稱名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明告子至於仁而已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濶千里不濶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濶百里不濶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藉典藉常藉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藉也周公之封于魯也其地為方濶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于百里然以不敢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于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務戰鬬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黄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國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絶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注云慎子與宋鈃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云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五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于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

賊傷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為惡君聚歛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音義鄉音向下同更音庚疏正義

曰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闢土地充實府庫以其皆掊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信良臣者皆古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掊克聚斂而求富之是加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期與敵國戰鬬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鬬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
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注白
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
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
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注貉在北
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

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

為之小桀也音義貉音陌饔音雍飧音孫疏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白圭言于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關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荅之曰一人陶器而供萬家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惟黍為熟於寒燥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饔飧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饔夕食曰飧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給也今

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叙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然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況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来皆以什一而税也今欲輕於堯舜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斂者也此孟子所以闢白圭也注白圭周人也○正義曰案班固志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曰吾治生與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后蠻貉無百官制度之費税薄穀梁云古者什一而藉孟子曰夏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

一者衆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一也孟子云方一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

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注不觧貢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音義洚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趙注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洚水謂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

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闢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舍信將安所執之邪音義惡音烏本亦無乎字

舍音捨 疏 正義曰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子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具體在信具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何况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来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来

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注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音義有知之知音智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怡見音現疏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荅之以拜訑訑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

力勝乎曰否孟子答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子又答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又問曰有多聞見識乎曰否孟子又答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喜也好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但好善言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可得乎孟子與之曰能好善言足優為於天下也而況魯國乎夫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千里而来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千里之外而不来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讒惡諂佞而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導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注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

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讜言荅之以拜至合符者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説於前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户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

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音義周與賙同救贍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科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

解之者是也自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所謂際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以禮又無樂賢之容是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户國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荅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曽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歴山三十徵庸傅説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

於海濵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之者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注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横塞其慮於胷中

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顔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角歌桓公異之是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音義說音悅後卷傳說皆放此鬲張音隔拂丁音佛忽張如字丁音刃注同驕

字或作育音同曾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曾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也瘁音萃屈九勿切拂士之拂音弼知生之知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

疏　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傅說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周文王舉為賢臣管仲為士官之因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濵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飢餓其體使之焦枯瘦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

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思慮而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人憔悴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歎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國君者入為國內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注若屈原憔悴與甯戚角歌桓公舉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與世推

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啜其糟而餔其釃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大傅過湘投書以弔之甯戚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為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潔也我不潔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義是亦

教誨之一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一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潔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修為之而已是以亦為教誨之者也盖謂教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音義折丁之涉切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考證

五霸者葵丘。臣宗楷按索隱云杜預於至父成葵丘注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於桓公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則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是葵丘有兩處而疏獨引為齊地所以別會在桓公不合在本國臨淄境耳考左傳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所謂賜者乃就其地以賜之示寵異也即云齊境亦得

注得專誅不孝○此句上監本衍不字今刪

注疏會諸侯於鄄○監本會字下衍旅字鄄字訛甄字今刪改

又疏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五年率諸侯以伐曹○位字下監本衍是為霸三字今刪之臣邦綏按年表云四年救宋報曹衛恥五年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而朝河陽周命賜公土地無率諸侯以伐曹之文

又疏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叔孫氏監本訛叔仲氏今改正

又疏是專殺大夫也○專監本訛尊今改正

又疏案公羊穀梁述葵邱會有云○監本脱羊字今補入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曰吾明告子節注天子諸侯地制如是○地監本訛也今改正

疏賤其用兵義勝為上○義監本訛廟今改正

白圭章注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監本脫欲字今補入

注疏吾治生與伊尹吕尚之謀。與字漢書作猶字

又注疏古者曷為什一而籍。曷監本訛易今改正

又注疏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皆監本訛取今改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注禹聞讜言疏尚書讜言說於前矣。此句下閣本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

此盖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晛日也瀌瀌雨雪之盛貌

共三十一字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人恒過節注桓公異之是也

是字下監本無也字○而已矣三字今刪改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盡心章句上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音義共求用切亦作拱居勇切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

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八十五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七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人必趣命貴受其正三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四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五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六章言遠辱不為憂七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八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九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十章言小人待化十一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二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三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十四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五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六章言聖人潛隱十七章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尼之道也十八章言孫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九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二十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二十一章言

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二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三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四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五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六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七章言饑不妄食二十八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九章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三十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三十一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二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三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四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五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六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七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八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九章言聖人踐形四十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息厭思減其日四十一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二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三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

十四章言學尚虛巳四十五章言賞僭及濫刑濫傷害季文三思四十六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四十七章言振衆持領正羅惟網其餘三十八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常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

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

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郜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音義好呼報切下所好好善好以好利好仁之好皆同行下孟切下之行改行善行行行有百行皆同殀與天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

之也葢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夭壽不二而脩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一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

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音義命有三名丁云案此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壓烏甲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

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脩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共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耆慾無厭是刑共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共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

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丁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趣則一也音義遠于願切下遠同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注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注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

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音義 舍音捨下是舍舍大皆同

疏 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者也

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

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彊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音義樂音洛下樂在樂善樂其所樂樂道樂義之樂樂風樂為而樂樂而三樂樂也所樂樂之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

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彊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

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為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具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音義錯音措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

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蔵兵之巧以為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注陽朋顔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録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陽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顔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陽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為佐桓公四十一年卒顔淵慕虞舜案經云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嘆也趙注所以引而為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傅説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注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音義亟去吏切下同數音朔下同疏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已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

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命令也注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川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慚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音義賤去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注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注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注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音義句古侯切語魚據切囂五高反又許驕切離力智切下同見音現疏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己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己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義至

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故得已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注凡民無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

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音義知音智下術智同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辟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雖不遭遇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已音義辟音僻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

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音義欿張音坎字林云欿
得也今詳此義內顧不足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
而有所然也下注滿欲同莫不驕亢有若欿然謂不
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
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
義之道欿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衆人遠矣注韓
魏晉六卿百乘之家○正義曰已說於梁惠首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
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
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

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音義亟音棘辟音闢疏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注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注霸者

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遷善之大化無過此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

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音義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皞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于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

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逋怠故賦役

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寛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職任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

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

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
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
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
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也**音義**襁褓丁紀享切說文云
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
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下音保
聲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少知詩妙切下少而同長知
張丈切下敬
長挾長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
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
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
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
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
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

義也仁義即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

注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歴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

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為已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

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不義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音義疢丑刃切孽魚列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止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

慧術知者常在於疢疾之人也疢疾人之有小疾常雹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常深是人之疢疾常雹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疢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疢疾者但常存乎疢疾之人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擇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疢疾之意有同歟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注事君求

君之意爲茍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已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爲茍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爲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為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出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凡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作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

天下不與存焉注君子重言是美之也音義王于況切與音豫作

音昨重直用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為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已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怍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推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具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子云紂朱懐金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

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音義分扶問切下之分同睟音粹見音現盎張鳥囊切下注同又烏浪切陸云盎于背如負之於背疏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樂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樂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

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睟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音義

蟠音盤辟音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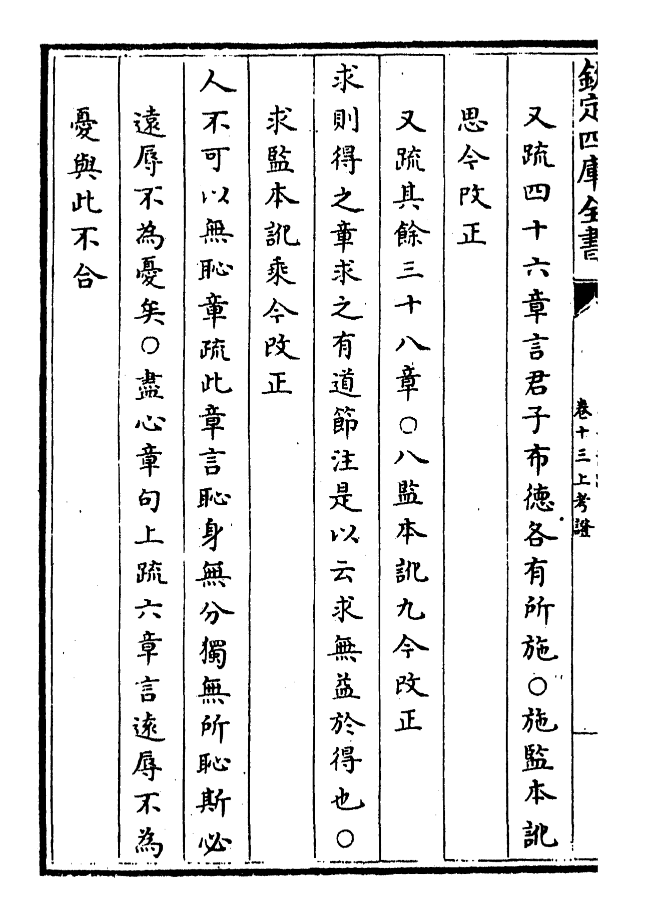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考證

盡心章句上疏一章言盡心知性○監本此句下脫二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共十一字今補入

又疏十六章言聖人潛隱○監本此句下脫十七章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共十七字今補入

又疏四十五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害○害監本訛及今改正



又疏四十六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施監本訛思今改正

又疏其餘三十八章○八監本訛九今改正

求則得之章求之有道節注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監本訛乘今改正

人不可以無恥章疏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盡心章句上疏六章言遠辱不為憂與此不合

恥之於人大矣章注隱朋顏淵疏共四行○本注無隱朋顏淵而疏中有之疑古注尚多有刪節也

古之賢王章注疏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臣邦綏按此三句乃書序非說命篇文也又云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尚書云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乃高宗不言羣臣諫王之詞此時未得傅說也今疏欲順注中得傅說而稟命之文遂以諫王之詞為命

説之詞而次於爰立作相之下韋引經義似誤

仁言不如仁聲章疏飭庀八材○庀監本訛化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注天下有若文王

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注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産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音義

辟音避衣於既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敘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餧之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亦此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

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音義易以豉切施於豉切焉於虔切疏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利其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横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匱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擊人之門戸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菽

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

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音義郄丁去逆切義與隙同疏正義曰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隠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

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滿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為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注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音義孳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蹠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別彼列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閒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

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注盜蹠○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注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注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子莫執中注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

不權聖人之重輕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注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音義為我之為于偽切注為已及下為其為之不為皆同放丁方往切至也踵之隴切突丁徒忽切穿突也子莫執中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惡烏路切注同疏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為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專一者也以其無為已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

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注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注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音義強其丈切疏正義

曰此章言飢不忘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陸云介謂特立之行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為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

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己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令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帥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注有為為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音義掘衢物切又其月切軔丁音刄

云義與刄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為刄注云八尺曰軔疏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盖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軔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與此同意注軔八尺也〇
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軔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
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而能
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音義
惡音烏下惡在惡得皆同疏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
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
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
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
三月不歸孰曰非
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忠忠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音義與音餘下禁與予與皆同宿留音秀霤　疏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不通于不順己者故放太甲於桐宮而民心大悅

及太甲悔改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且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為不可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注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注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

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音義餐七丹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之篇○正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注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者也孟子曰尚志注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曰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音義墊丁念切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墊齊王之子名墊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

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墊於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羮之義也注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羮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注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疏正義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豆羮之小義也人之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叙者也今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已而信廉之大又安可哉以其非義之本耳宜孟子以是關之注陳仲子至受之也〇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注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注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注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注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扵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注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曰舜

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蹝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音義陶音姚蹝所綺切注同訢音忻疏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問孟子曰舜為天子命皋陶為士官以執罪人舜父瞽瞍殺人則皋陶之士當如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皋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蹝而不惜也必將

竊負戴其父而逃循海濵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

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於衆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衆之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

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音義嘑卭愧切乘音剩呼丁火故切切垤大結切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子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此無他事異焉

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垤澤宋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音義食丁音嗣畜張許六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

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為備而歡意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蕣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

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音義蕣音舜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乃獨踐形而不踐色何邪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是又孟子之深意然也注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

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篇文也注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黄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也謂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而抑陰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注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

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注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

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音義 紾音軫又徒展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朞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朞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紾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紾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為朞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子有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迫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欲終之而

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夫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勝於止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且謂朞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自弗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注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音義漸子廉切亦如字達財陸云周恤之一本作才説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艾丁音刈治也張五泰切養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者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教人漸漬浹洽如時雨之澤也是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具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為有達

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注丑以為聖人之道太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注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音義彀音機彀古候切丁云率術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顧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率讀為律躍如也丁云躍如猶言卓爾陸云躍如心顧中

疏正義曰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毋欲下之非也公孫

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至高至美矣學者跂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跂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也音義和胡卧切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注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

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治道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饕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

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

滕更有二焉注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長老接已嘗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音義更張音庚 挾音協

疏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虚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已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已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已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已有功

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已與師有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已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鋭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

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正義曰此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者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孟子言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不可棄者以其無罪之人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人有所懼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而棄之者也其於賞當所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無所不薄也所以厚賞之者以其有功故厚賞之使人有所勵也如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也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鋭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

識小若此類也音義知者之知音智注知者及下文之知皆同徧正體遍字歠昌悅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緦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衆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

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緦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疏提其綱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考證

楊子取為我章疏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專一者也○

而字下監本衍不字今刪

有為者章注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閣本無能於二字

孟子自范之齊章疏言王子所居勢位能如此○監本

脱子字今補入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疏子不語怪力亂神○臣邦綏

按此引好古敏求以解私淑艾之義而連及子不語章於本文無涉想當時誤以兩章為一章耳

道則高矣章彀率音義陸氏云率法也丁氏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臣宗楷按此正與趙注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意同與下躍如緊對丁說為優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注亦皆不自安矣○監本脫不字今補入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考證